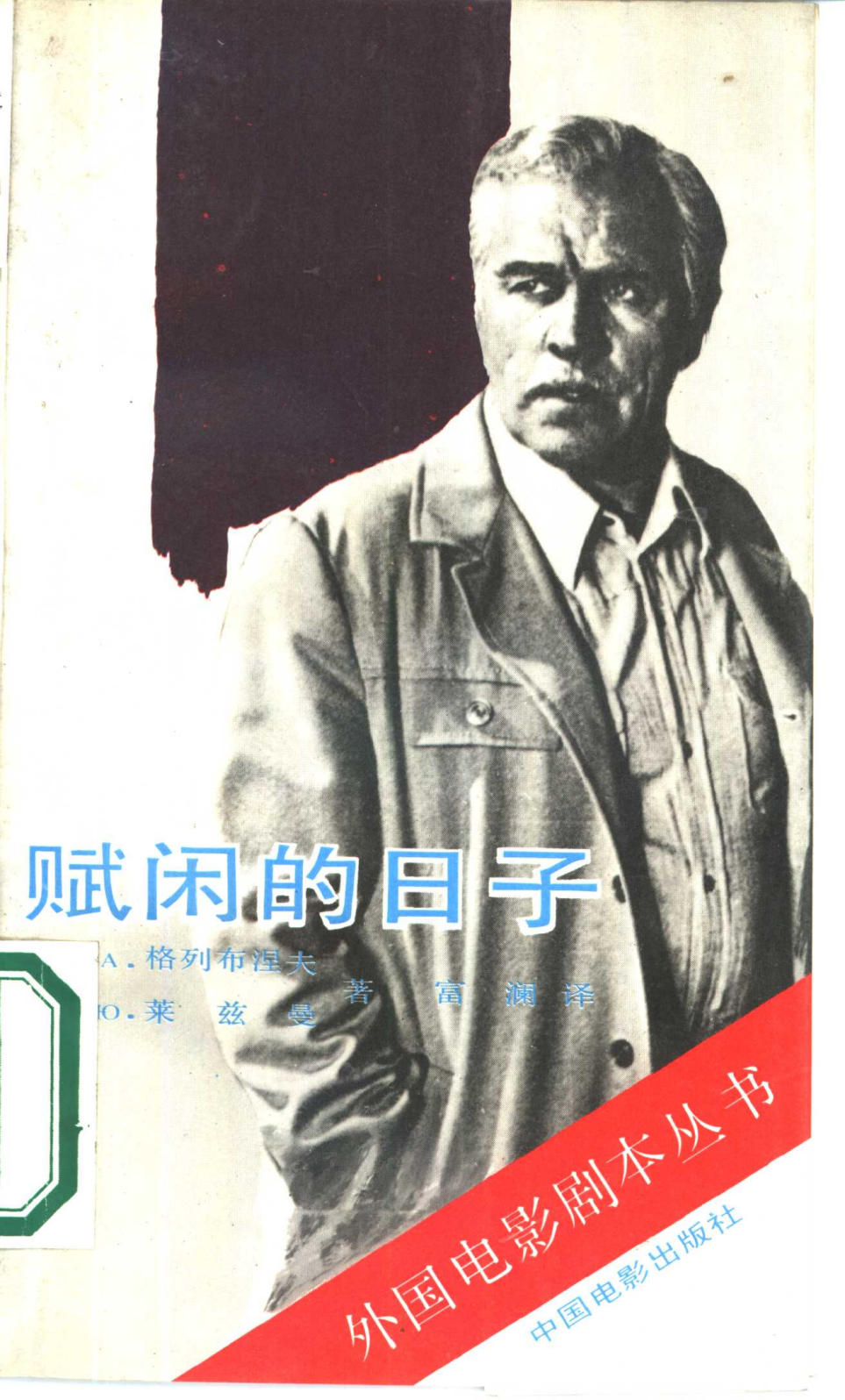




赋闲的日子

A. 格列布涅夫

O. 莱兹曼 著 富澜译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中国电影出版社

外国电影剧本丛书

赋闲的日子

[苏] A. 格列布涅夫 著
Ю. 莱 兹 曼
富 澜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83 北京

830824

УСТНАЯ ЖИЗНЬ

译自苏联《电影艺术》杂志1981年第9期

内 容 说 明

Ю. 莱兹曼是我国观众比较熟悉的苏联老一辈电影导演，以善于细腻地表现现代人的内心世界而著称。这部影片通过一个大工厂厂长在被解除职务之后一段时间内的赋闲生活，反映了现今苏联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种种关系，从中可以窥见现今苏联社会的一个侧面。这个剧本文笔幽默流畅，间有嘲讽揶揄，读来饶有趣味。影片获得当年全苏电影节大奖。

责任编辑：高 川

封面设计：孙 飞

赋闲的日子

中 国 电 影 出 版 社 出 版
中国电影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 × 1092毫米 1 / 32 印张：2 $\frac{5}{8}$ 插页：4 字数：48,000

1986年8月第1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统一书号：10061·485

定价：0.79元









部机关大楼里的走廊长得一眼望不到头，两旁是许多一模一样的房门。现在正有一个六十来岁，或许六十多岁的人沿着这走廊走着；他身材匀称，步履矫健，手里拿着一个薄薄的、极精致的公事包。这里的人差不多都认识他，不时有迎面走来的人向他颌首致意，他一一点头作答。现在他走进电梯，在这里也遇到了一个熟人，他同那人随便地握了握手。来到前厅，他从存衣处取出了自己的风衣和便帽，但没有穿戴起来——外面阳光灿烂，正是初夏时节的一个晴朗的午后。走出大门，他伫立了片刻。大楼前面一字排开一长串一模一样的汽车，他的汽车也就在这中间；这时它平稳地开过来，司机从车里面把车门打开。

坐进车里之后，他沉默了一会儿。汽车停在那里不动。然后他把手伸向司机面前挡板上放着的那包纸烟。司机诧异地说：

“您不是戒了吗，谢尔盖·尼基吉奇！”

但谢尔盖·尼基吉奇这时已经点着了一支烟，不过立刻就咳嗽起来，只好又把它掐灭，说：

“嗨，你抽的这是什么东西呀，简直要命！”

* 影片直译为《个人生活》。——译者

然后，仿佛突然醒悟过来似的，说了一声：

“回家！”

他们穿过熙熙攘攘的广场，又开过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然后随着车流开上通向莫斯科市中心的大路。这时谢尔盖·尼基吉奇忽然举起一个手指头比划了一下说：

“拐弯。”

“什么？”司机没明白怎么回事。

“到厂里去。”

他快步穿过有许多人正等着见他的接待室，径直走进办公室去，等待的人谁也没敢贸然跟他走进来。过了一会儿，女秘书走进来，随手掩住房门，恭敬地站在那里。他已经在办公桌后面坐下，抬起眼来望着她。

“邮件给您放在桌上了，”女秘书说。

接着又说：

“彼捷林和沃伦佐夫正等着见您。”

“现在不必，”他回答说。“谁也不要请进来。”

女秘书悄悄地退了出去，办公室里就留下他一个人。他把手伸向旁边小几上的电话机，拿起了其中一个听筒，但马上又打消了这个意思，把听筒放回原处，然后拉开抽屉，取出一叠文件，从上衣小口袋里掏出眼镜。

接待室里这时又是另一番情景——有的人仍然坐在那里等候，有的人走进来，看见女秘书那副毫不妥协的表情便又走出去；电话铃声不时地响着。这时，进来一个身穿工装的矮壮的年轻人，问道：

“我父亲在里面吗？请您问问，我可以找他一下吗？”

“刚刚吩咐了不要让人进去，”女秘书说，但这次在语气中仿佛有些替谢尔盖·尼基吉奇表示歉意似的。

然后又对另一个人说：

“吩咐了不要让人进去……”

办公室里，在一片寂静中，谢尔盖·尼基吉奇正在清理办公桌的抽屉。有一些是有用的文件，他把这些单独放在一边；那些没用的他便整卷整卷地塞进字纸篓。有一本小册子，面上有作者的题赠，他拿在手里犹豫了片刻，终于也塞进了字纸篓。

在抽屉里还找到了一些颁奖证书和贺信，——有一整叠用皮面夹子装订起来的祝贺信。还有一些零碎的东西：一把削铅笔的小刀，不知什么时候放在里面的一盒“万宝路牌”纸烟，几支自来水笔……所有这些东西，谢尔盖·尼基吉奇都装进了一个缀有一块银质纪念徽的皮包里——这个皮包也是从抽屉里翻弄出来的，不知在那里已经放多久了。谢尔盖·尼基吉奇又把从保险柜里找到的一些东西也装进那个皮包，有一个小锦盒，里面是一枚勋章，还有一个里面是一枚奖章，一个羊皮面的颁奖证书，最后还有一个装斗烟丝的小硬纸盒，谢尔盖·尼基吉奇特别小心地把这个小盒拿起来，里面放着一支“瓦尔特”小手枪，显然也是不知在这里放了多久的。

……接待室里的人早已走完了。只有女秘书仍然耐心地守候在那里，她已把公事收拾起来，手提包放在面前的桌子上。这时司机瓦列里走了进来。

“我马上进去问一下，”女秘书说着走进办公室去。

办公室里却不见谢尔盖·尼基吉奇。原来，有一个用布幔遮着的门是通向旁边一间专供休息的房间的。女秘书敲了敲门，走了进去。

“什么事，涅丽·彼得洛夫娜？”

谢尔盖·尼基吉奇坐在一个小圆桌旁边，他已经穿上风衣，戴好帽子，肘下倚着那个皮包，抬眼望着女秘书。

“谢尔盖·尼基吉奇，对不起，您不用我在这儿了吧？”

“现在什么时候了？”

“六点半了。”

“噢，没事了，您走吧。”

“瓦列里在外面，在接待室里。”

“好。”

她依然站在那里。

“您的孩子来找过您，您正有事呢。”

“噢，好，”他又点了点头，但看得出已经有些不耐烦了。

涅丽·彼得洛夫娜退了出去，随手把门关上。他望了望她的背影，仿佛想要说些什么或问些什么，但没有来得及开口，她已走了出去。

谢尔盖·尼基吉奇·阿勃里柯索夫所领导的这个企业坐落在莫斯科市区的边缘，紧靠着环行路公共汽车的路线，在那里占据着一大片地方，俨然是

一座小小的城镇。除了厂房以外，还矗立着一个小居民区。所有这一切都是他谢尔盖·尼基吉奇的领地。这时，这些建筑物正从他坐的汽车窗外掠过。

妻子娜塔丽亚·伊里奇娜、儿子伊戈尔、儿媳维卡、岳母玛丽亚·安德烈耶夫娜，全家人都聚在一起，正在吃晚饭。而且家里也照例有客人在，这次是娜塔丽亚的兄弟和弟媳。谢尔盖·尼基吉奇走进门同他们打了一下招呼，便穿过饭厅径直走进他的书房里。

娜塔丽亚跟在他后面走进来。

“你吃晚饭吗？”

“喝点茶吧。”

“给你端进来？”

“好吧。”

“玛丽娜打来一封电报，说她星期三带着孩子动身来。”

“噢。”

娜塔丽亚走出去继续招待客人。

“阿廖沙^①，请你原谅，他大概很累了……”

她倒了一杯浓茶，从餐桌上拿起糖罐和果酱钵，送进书房里去……

这时有人敲门，伊戈尔站起来去开门，进来的是他的哥哥柯里亚，他进门后就站在门旁过道里，不知为什么并不急着进屋里去。

① 阿廖沙是阿列克塞的爱称，指娜塔丽亚的兄弟阿列克塞·伊里奇。——译者

“妈妈在家吗?”

“在家，都在家哪，你进来吧。”

“爸爸回来了?”

“嗯。”

“他在哪儿?”

“在书房里，”伊戈尔答道，有些诧异地看着哥哥。

“你叫妈妈出来一下。”

“出什么事了?”

但这时他已看见了母亲，便向她叫道：

“妈妈!”

“怎么回事?你进来嘛，柯里亚，你怎么啦?”

娜塔丽亚·伊里奇娜说着来到过道里。

柯里亚叫住母亲和伊戈尔，说：

“爸爸跟你们说过什么吗?”

“没有。怎么啦?”

“他下台了。人家把他撤了。”

“怎么撤了?”

“就是撤了。”

“维卡，你等等!”伊戈尔把向他们这边走来的维卡挡在门口。

这时从饭厅里传来阿列克塞·伊里奇的响亮的声音：

“你们在那里搞什么秘密哪?”

于是娜塔丽亚·伊里奇娜只好走进饭厅里去，柯里亚和伊戈尔也跟了进去。娜塔丽亚·伊里奇娜站在饭厅中间，望望柯里亚，又望望关着的书房门，

说：

“柯里亚说，谢尔盖在工作上……遇到了些什么麻烦事。我不知道，我还没弄明白。你说说怎么回事，柯里亚。”

柯里亚站在那里，脸上仍然是那一副神秘的、焦虑的表情。大家都望着他。他正要开口，忽然书房门打开了，谢尔盖·尼基吉奇手里拿着空茶杯出现在门口。

“噢，是你啊？”他看见柯里亚说道。

他的语调和表情里没有任何不安或烦躁的迹象。他坦然地拿着杯子，又倒上一杯茶，然后在餐桌旁坐下，指指对面的空座位让柯里亚坐下。大家都坐下来，象往常一样地喝茶。随后，谢尔盖·尼基吉奇好象全然没有理会到突然笼罩着整个饭厅的那种静寂，用平常的语调对柯里亚说：

“你到厂里去找过我？”

“嗯，我去来着，”柯里亚答道。“你正有事。”

“找我有什么事吗？”

“已经解决了。”

饭厅里又出现了一阵沉默。大家都努力专心致志地喝茶。谢尔盖·尼基吉奇转向两位客人说：

“阿列克塞，怎么老不见你？老不上这儿来。”

“我倒是常来，不过你老是不在家，”阿列克塞·伊里奇说。

“可不是，”谢尔盖·尼基吉奇承认说。“怎么样？外面有什么新闻？你的房子调换了吗？”

“别提了，”阿列克塞毫不迟疑地应声答道。

“跟上她还能换房子？”他指指他的妻子说。“要么是地点不对她的心思，要么是楼层太高，要么呢，又太低，反正是不合适……”

“嘿嘿，”谢尔盖·尼基吉奇说着站起身来。

他向书房门口走去，已经拉开书房门，忽然站住，转过身来，平静地说：

“刚才柯里亚告诉你们的事情，是真的。”

说完便走了进去。

当娜塔丽亚走进书房时，他正躺在沙发上，两手枕在脑后。天花板上的大灯亮着。娜塔丽亚关掉大灯，打开了台灯。

“你干吗起来？躺着吧。要不，给你铺好被褥，好好睡下？”

他依然坐在那里，她凑到旁边坐下。

“谢廖沙，出了什么事？”

“我下台了，”他平静地说。“打了辞职报告交上去了。”

“到底是辞职了还是下台了？”

“反正是一回事。”

“可是打了报告并不等于人家一定同意呀。”

“等于，等于。”

“怎么，这是既成事实？”

“就是。既成事实，”谢尔盖·尼基吉奇说。

“我真不明白！”

“有什么不明白的？”谢尔盖·尼基吉奇用和缓的语调说。“岁数到了，就该退休了。其实你知道，

我早就到了岁数了。也就该有点自知之明。一切都是正常的。”

“什么正常？你这是胡说些什么！”

“我一点都不是胡说。你想想看，两个企业要合并，其中一个是你领导的，合并的主张也是你提出来的，可是合并以后呢，由别人来领导，你呢，根本提不到话下。这还不明白吗？你把辞职报告一交，人家给你批个‘同意’，这不就完了？”

“怎么就完了？部长说什么呢？”

“部长批的‘同意’。”

“那就算完了？”

“不完还怎么？领退休金呗。”

“那你往后怎么——整天在家蹲着，鼓捣鼓捣菜园？真是莫名其妙！”

“我可不去鼓捣菜园。再说，那个别墅咱们马上就得给人家腾出来了。在家蹲着——可不，那倒是非常可能的。”

“那也好，”娜塔丽亚干脆地说。“让他们见鬼去吧。你甭理他们，也别难过。你看，这样也许反倒会好的。”

“你怎么，有事吗？你要出去吗？”谢尔盖·尼基吉奇觉察出来。

“可不是，你知道，我们那儿不是来了些德国人吗，就是那些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客人，我得陪他们出去一趟，明天他们就去列宁格勒了……”

“你去吧。”

“让妈妈给你铺被子。说真的，你不要难过，

我求求你，”娜塔丽亚走开去，又走回来，在丈夫的脸颊上轻轻吻了一下。“再说，你知道，咱们这儿的事，说不定有什么变化呢。你瞧着吧！……”

早晨，谢尔盖·尼基吉奇留在家里没有出去。

当他走出书房来到饭厅时，已经九点多了。一束阳光一动不动地斜射在地板上和墙壁上，周围是一片从未体验过的宁静，只有电视里广播工间操的乐声使人想到时间已经不早。大圆餐桌旁边只有维卡一个人在那里吃早饭。

“早，”谢尔盖·尼基吉奇说。

“您早。”

“有谁在家里？”

“我在家，”维卡说。

谢尔盖·尼基吉奇绕着餐桌转了一圈，关掉了电视机。

“娜塔丽亚·伊里奇娜上哪儿去了？”

“她一大早就出去了。说是上飞机场送什么人。”

“伊戈尔呢？”

“伊戈尔还没起来。姥姥跟瓦列里上菜市场去了。”

“哪个瓦列里？”

“您那个瓦列里，司机。今儿个我来伺候您。给您做早饭。煎鸡蛋，对吗？”

谢尔盖·尼基吉奇看了看墙上的挂钟，问道：

“他还要睡很久吗？”

“谁？您说伊戈尔？他不一定——现在还早，